

最忆年夜饭

□ 蒋静波

一辈子围着厨房转的母亲，近年来身体每况愈下。父亲说，这次的年夜饭只能到酒店去吃了。在国外留学的女儿、外甥，今年春节也不回家过年。心里涌起无法言说的失落，之前在家吃年夜饭的情景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大年三十吃年夜饭，是我家历来的传统。小时候，围桌而坐的有奶奶、父母和我们三姐妹。满桌的美食佳肴，任我们吃个痛快。彼时，无论我们如何调皮，甚至打碎碗盏，大人仍笑意盈盈，绝不责骂。那份温馨令人难忘。等我们成家有了孩子，大家庭的人数增至十二人，吃年夜饭的氛围愈加温馨热闹了。

每年的那天傍晚，姐妹仨携着家人，从城区不同的角落轻快地奔向父母家。女儿、外甥、外甥女四个孩子，用清脆的声音争相喊着“外公、外婆”，父母应声不迭。系着围裙的父亲，一会儿给孩子们削水果，一会儿给孩子们榨果汁，忙得团团转。母亲和我们打过照面后，继续在厨房里用锅、铲、砧板、菜刀，“砰砰”“咚咚”“滋滋”弹奏出一曲既动听悦耳又浓香四溢的交响曲。

我们姐妹和先生们，或喝茶，或吃瓜子。并非我们懒，是父母坚持不让我们插手帮忙，说是越帮越忙。孩子们早爬上了座，吃起了冷盆：草莓、开心果、海蜇头、奉蛸、泥螺、红膏炆蟹、五香牛肉、白切鸡、苔生、油煎带鱼等。当父亲搬出第一碗热菜时，年夜饭就隆重开宴了。羊尾笋烧蹄膀、大葱烧羊肉、油爆虾、清蒸鳊鱼、三鲜汤、乌郎鲞烤肉、雪菜黄鱼汤……一碗碗传统菜肴缤纷亮相。人间的美味和父母之爱，仿佛都浓缩在这一桌年夜饭之中了。

酒是少不了的，葡萄酒、冬煲酒、黄酒，各取所需。喝着果汁、饮料的孩子，有时抢过大人的酒杯猛喝一口，马上“哇”地吐出，却问大人何为

“自讨苦吃”，引得大家笑个不停。边吃边聊，要聊的东西真多，一年的收入、孩子的成长、新年的打算、有趣的见闻，开心之处哈哈大笑。外甥“教育”我们：“妈妈说过，吃饭不能随便说话，也不能大笑。”“你记住，吃年夜饭时是可以说可以笑，也可以唱的。”父亲说，外甥瞪大眼睛点点头。当年父亲也曾这样对儿时的我们说过。

小菜是丰盛和美味的，吃了一会，我们要求增加蔬菜。于是，葱油芋艿头、墨鱼炒芹菜、雪菜烤冬笋、冬笋雪菜炒马兰、辣茄酱陆续上桌，当看到那些鱼肉受到冷落时，母亲叹道：“你们小时候多想吃好菜啊，现在真是有得吃，吃惯荤的嘴只想吃蔬菜、野菜了。”于是，免不了怀旧。20年前，在老家吃年夜饭时，父亲常自言自语道：“不知什么时候我们能住上新房？”现在，父亲和我们姐妹，每户在城区有了宽敞的住房、私家车，至于母亲说的好菜，只要愿意，山珍海味、鸡鸭鱼肉，平时哪一样吃不到。

孩子们自有他们的话题，玩具、动漫、电影、故事、作业等，比大人还丰富多彩。小妹的两个女儿，正是逗人的年龄，或跳舞，或唱歌，或背诗，从不扭捏。等母亲做完最后一道菜，父母一起将压岁钱分给孩子们，孩子们对着二老有的作揖，有的鞠躬，然后一溜烟似的到屋外放烟火去了。

春晚开始了，我们还不愿离开父母的身边。在父母面前，无论如何年长，觉得自己还是受人疼爱的孩子；只要吃了年夜饭，觉得这一年从来不曾离开过。窗外烟花璀璨，窗内暖意融融。我们在欢声笑语中享受天伦，在满足感恩中作别旧年，在充满期待中迎接新春。这就是年的味道吧，团团圆圆，开开心心。

我期盼着明年我们大家依然能在父母的家中吃到团圆开心的年夜饭。

少年时光，都爱缠着父母讲故事。听父亲讲故事，是从一张车票开始的，这一听便是很多年。即使长大后，早已过了听故事的年龄，父亲依旧像多年前那样，坐在客厅里，郑重地讲那张遥远的车票，目光里漾满温暖，情深悠悠。

第一次见到父亲故事中的车票，是在八岁那年。父母那天不在家，我乱翻东西时，在父母住的那间屋子的柜顶上找到了一个精美的盒子，我心下欢喜，偷偷地放在了书包里打算作文具盒用。没想到晚上父亲回来辅导我作业时发现了那个盒子，一向温和的父亲立时变了脸，“啪”一个耳光打在我的脸上。父亲紧张地拿起盒子，打开，又掀开里面的一层绒布，神色突然又缓和了下来。

父亲从那层绒布下拿出了一张小纸片，对我说：“孩子，你看，爸爸总给你讲的车票故事就是这张车票啊！它本来是属于那个爷爷的，却赠给了我。这份恩情咱们要记住！”父亲的声音出奇的温和，又情深意切地讲起车票的事。

那张车票父亲已经珍藏了六年了。那时候我两岁，而父亲在我出生不久便去武汉投奔一个亲戚谋生。年关将近，父亲思念妻女心切，亲戚便为父亲购置了回故乡的火车票。父亲欢欢喜喜地携着这一年多来对家的渴盼和在外的辛苦钱登上了回家的火车。

父亲在火车站下了火车后，到家还需要坐三个小时的汽车。然而在父亲到汽车站要买票的时候，才发现钱不见了，父亲突然想起刚下火车时有个冒冒失失的男人撞了他一下，也许在那时钱被窃走了。父亲顿时心急如焚，痛苦万分。眼看着天色一点点暗下去，匆匆的人群尽是陌生的脸庞。身无分文的父亲站在汽车站冷冷风中，孤凄无助。

这时，他的惆怅不安竟被一位花白头发的老人看在了眼里。他笑眯眯地走过来，亲切地问起父亲的情况。父亲望着身边这个一脸慈祥的老人，像遇到了久违的亲人，就把自己的困顿无助告诉了他。

老人一边拍拍父亲的肩膀安慰父亲没有过不去的坎，一边望向正在关闭的售票窗口，脸上也显出了忧愁的神色。老人说他可以为父亲买一张票，

可是只剩下最后一班车，票已售完了。

就在父亲再一次陷入无助的时候，老人突然从兜里摸出自己的车票塞在父亲手里。父亲一看，正是回县城的车票。原来老人和他要坐的是同一趟车。

父亲虽急需这一张回家的车票，但他不能要这个老人的，又塞回了老人的手里。老人有些急了，对父亲说，年轻人，我就是本地的，女儿嫁到了你们县城，家里就剩下我一个人，我是要去女儿家过年，晚去一天也不碍事。

车已经启动了，老人不容分说把父亲推上了车，车票塞到了父亲兜里。

父亲趴在车窗上，大声向老人致谢，问老人家的地址。老人没回答，一直笑着向父亲挥手。而父亲永远记住了他那张慈爱祥和的脸，镌刻在了心里。

父亲拿着老人的车票平安到家，已是晚上九点多，纷纷扬扬下起了大雪。第二天就是大年廿九了，雪下了一夜还在下，父亲心里挂念着老人，想他这天定要坐车来县城女儿家的，便去车站等他。谁知等到下午还不见一辆车，一打听才知道车辆因为雪天路滑停了。

那个年，父亲虽然和家人团聚了，心里却一直不安。他承受了老人的恩情，而老人却只能孤单冷清地一个人过年。后来的几年，每到年关，父亲都要到车站去，希望能碰上老人，可惜不曾如愿。

光阴流转，几十年过去了，那张老车票也泛起了岁月久长的痕迹，它依然被父亲小心翼翼地装在那个有绒布的精致盒子里，珍爱如宝。那份恩情没有随光阴变换锈在心底，而是像明珠一样光亮如初。

光阴不锈，车票情长

□ 耿艳菊

第0252期
投稿邮箱：essay@cnb.com.cn